

斯托姆小說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84540.1)

德文叢書
斯托姆小說集一冊

Novellensammlung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Theodor Storm

譯述者

魏
以
新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斯托姆小說集

一 淹死的人

Aquis submersus

我們那座『城內公園』從前是屬於公爵的宮殿，但是自有史以來，就完全沒有人注意它，在我當孩子的時候，園裏用古代法國式佈置的白山毛櫸的活籬笆，已經長成了稀薄的，像妖怪一樣的夾路樹；因為它們在這時候總還是有些葉子，所以我們本地不會看慣樹葉的人，看到它們這種樣子，也還是珍重它們；此外，我們這般好思索的人，總是在那塊互相遇見。我們通常在不充分的籬蔭之下，向『山』邊去散步，所謂山者，是園中西北角的一個小丘，在一個乾了的魚池的池床上面，從那裏可以向西看到極遠的地方，沒有障礙。

多數人都願意向西邊看，去賞鑑沼地的鮮綠和沼地那邊海上的銀潮，潮上有長伸着的島的蔭影浮泛着；我的眼睛不由地朝北看，那不到一里遠的地方，那裏有座灰色的尖教堂塔，從位置較高然而荒蕪的海岸地帶上聳立着；因為那塊是我少年時代的住所之一。

那個村莊的牧師兒子，從前曾同我去進本城文科中學，我們曾經無數次于星期六下午到那裏去遊玩，以後于星期日晚間或星期一的早上回城讀尼頗士（Nepos 羅馬歷史家），以後讀西塞祿（Cicero 羅馬著作家）的著作。那時在半路上還有一大段不曾開墾的荒野，一面幾乎延長到城邊，一面延長到村邊。這裏有蜜蜂和灰白色的土蜂在芳香的荒野灌木的花上嗡嗡叫，又有美麗的，金絲色的步行甲虫在灌木的枯莖下疾走；這裏有別處找不着的蝴蝶，在前述灌木和含有樹脂的加草灌木的香霧之中飛舞。我那急于要回父母家去的朋友，每每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好冥想的同伴，從這一切暢心的景緻中帶走；如果我們到了有房屋的地方，就更加快樂地向前，不久，我們像過水一樣走到遼長的沙路時，我們就從深綠的結骨木生籬上看到牧師房屋的山牆，房主人的書室和它那小的不透明的玻璃窗，便從山牆上向下招呼它認識的客人們。

我們在牧師夫婦的——他的獅子是我的朋友——家裏，一切都享着異常的優待，至于精緻的食物更不用說了。只有那株枝子遠伸在生苔的草屋頂上，本村唯一高大亦即唯一誘人的白楊樹，被看作天堂裏的蘋果樹一樣，不准我們去挨，所以我們只有暗地攀登；除此以外，就我所記憶的說，一切都可隨便，而且按照我們的年齡，都盡量利用過了。

我們活動的主要場所是『教士牧場』，從花園裏有道小門到場上去。在這裏，我們知道用男孩天生的本能去找雲雀和灰頰白鳥的巢，找着之后，我們就再四地去拜會他們，看在最近兩小時內蛋或小鳥長了幾大；我們在這塊一個深的，照我現在看來危險不下于那株白楊樹的，周圍都密長着老楊柳斷株的池上，捉行動敏捷的我們稱爲『水中法國人』的黑甲虫，或者有一回又把在自己佈置的船塢上，用胡桃壳和箱蓋所造成戰艦，放到池中游弋。在晚夏時，或許我們也從我們的牧場到與牧師房屋相對，在水池那邊的教堂司事的園中去侵略；因爲我們要把那塊兩株畸形蘋果樹上的東西收十分之一來，自然有時也要受那位好心老人家的和氣的恫嚇。——這樣多的少年快樂發生在教士牧場上，它那乾燥的沙地上却不長別種花；只有那在到處海岸上成堆立着的

金色扣形的哇牛花的銳利的香氣，到今天我還在回憶中感覺得到，如果那個時代在我心活現着的話。

可是這一切對於我們都只是暫時的事；激起我持續的興趣的却是別的，在城內沒有的事物。——我說的不是那從馬欄牆縫中到處突出的土胡蜂的小洞的建築，雖然在無思無慮的中午時光，看那勤敏的小虫飛出飛進是極輕快的事；我說的是那座舊的，非常莊嚴的村莊教堂的偉大得多的建築。它從底直到高塔的板屋頂都是用四方的花崗石造的，在村莊最高的地方聳立着，瞰制着荒原，海濱和沼地上的遼遠的地方。——雖然如此，但對於我的最大吸引力，却是教堂的內部；那把似乎是由使徒彼得自己傳下來大鑰匙，已經激起我的幻想。實際上，如果我們僥倖從司事手裏奪得了它的時候，它也打開藏有許多希奇物件的房間的門，一種遼遠的古時代從那些物件中時而用愁慘恐怖的，時而用天真爛漫的虔敬的眼睛看着我們，但總是神祕異常的沈默着。教堂中間掛着一幅令人異常戰慄的耶穌受難像，細長的身軀和變歪的面貌都被血淋着；像旁邊牆柱附近好像一只雀巢似的嵌着一個褐色雕的祭台，台邊果實螺紋和樹葉螺紋中突出各種各樣禽獸

和鬼怪的像。但教堂內祭台前部的那口大的雕刻的祭台櫃，却具有特別魔力，櫃上畫着圖，圖中寫着基督的受難史；這些像該亞法（Kaphas 猶太大祭司，耶穌的敵人）或那穿着金色甲冑去賭被磔者的外套的兵士的怒氣汹汹的像，在外面日常生活中是看不見的，幸而還有那昏倒在十字架旁邊的馬利亞的美貌對照着，足慰人心；不錯，如果不是一種更富刺激的極神祕的別的面容總是縈繞着我，那我這個有幻想傾向的孩子心腸，是容易被他迷住的。

除開這一切奇怪的，或者甚至很淒涼的事物之外，在教堂裏會堂中還掛着一個面容美麗，年紀約十五歲的死男孩的天真爛漫的像，睡在一個有花邊的枕頭上，他那嬌小蒼白的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睡蓮花。從那纖弱的面目中，除開像懇切求救的死的恐怖外，還表示着生命的一種最后的親切的痕跡；如果我站在這幅像前面，就有一種難抗的惻隱之心襲着我。

但這像不是單獨地掛在這裏；緊旁邊一個面容憂鬱的黑鬚的人，戴着教士領，穿着長的敞口制服，從黑色木櫃中向外窺視。我的朋友向我說，這是那美男孩的父親；直到今天尚有人傳說，那男孩是在我們教士牧場上水池裏湮死的。我們看櫃上的年份是一六六六；這是很久的事了。我常是

要看這兩付像；一種幻想的欲望襲着我，要得到關於這孩子的生平和死亡的一種比較詳細雖然還是很少的情形；那父親雖然戴着教士領，仍令我想到祭台櫃上的兵士，因為他面容殘忍，所以我更要去追求他的生平。

——在昏暗舊教堂中作了這番研究之后，那位好牧師夫婦的房屋似乎更加喜容了。雖然那座房子的年齡已經很大，據我的回憶，我朋友的父親也想造座新房子；但是因為司事住宅也同樣衰老，所以這裏和那裏都沒有重造。——雖然如此，這座老屋各房間都非常舒適；冬天住正門口右邊的小房，夏天住左邊的大房，門口白粉牆上掛着從宗教改革年鑑中摘出的畫，鑲着桃花心木的櫃子，從西邊窗戶望出去，除開一座遼遠的風磨外，整個廣大的天空都在面前，晚間充滿了玫瑰色的紅光，使全室異常輝煌。可愛的牧師夫婦，有紅天鵝褥的靠椅，舊深的沙發，晚飯棹上親切地響着的茶壺，——這一切都是光明的和氣的現代情形。只是有一晚上——我們那時已經是六年級的學生了——我想到，這些房間究竟有怎樣的一種歷史，那個死了的男孩從前是否面頰紅潤地在這裏跳來跳去，現在他的畫像具有一種令人傷心的美麗故事，充滿了陰暗的教堂。

因爲這種深思的原故，某日下午由我發起，我們再去拜會那座教堂，在該像下面黑暗的一角，我發現了四個用紅色寫的字，這是我直到現在都忽略了。

我向我朋友的父親說：『那幾個字是 C. P. A. S.，但是我們解釋不出。』

他答道：『這個銘文我大概明白；如果有人用謠傳來做幫助，後面兩個字母，或許是 *Aquis Submersus*，意爲『淹死的人』，或者直譯「在水中沉沒」；只是前面兩個字母 C. P. 還常是難懂！雖然我們同事的那位曾經在中學四年級肄業的年青助手，以爲那可以作 *Casu Periculoso*，即「因爲危險的災害」解釋；但是那時候老先生們思想比較精細些；如果這男孩在那裏湮死了，那這種災害不只是危險而已。』

我好奇地聽着。我說：『C字若爲 *Casu*，不也可以作爲 *Culpa*（罪過）嗎？』

牧師重復道：『罪過？因爲罪過嗎？——但是誰的罪過呢！』

那老教士慘憺的畫像忽然踏到我靈魂前面，我就不多思索地叫道：『爲什末不是「*Culpa Patris*」呢？』

好牧師幾乎嚇着了。他警告地舉起手指對着我說：『唉，唉，我年青的朋友，你是說因為父親的罪過嗎？——雖然他的面容很憂愁，但我們却不得把罪過歸于我這位已故的同事。他大約也不要人記他這樣的事。』

這后面的一句話我年青人的悟性也能明白了；但銘文的原意仍和從前一樣，是一個過去的祕密。

那兩張像的技術比掛在緊旁邊若干舊的教士畫像好得多，是我已經明白的事；但是畫學專家承認那是古代荷蘭大師的一個高足弟子所作，我如今才聽到我朋友的父親說。至于這位這樣的畫家如何到了這窮鄉僻壤，他是從那裏來的，姓甚名誰，牧師也不能告訴我。這兩張畫片上既沒姓名，也沒有畫師的記號。

*

*

*

*

*

好多年過去了。當我們進大學時，好牧師死了，以后我同學在別處獲得了牧師職務，他母親跟他一道，于是我再沒有機會到那村莊去玩了。——當我自己已在本城住家的時候，有一次，我應該

替我親戚的兒子在良好市民家中找一個學生寄宿舍。我心裏想着自己的少年時代，在下午陽光之下，緩步走過街心，在市場角一座舊的，山牆很高的房子的門上，有用低地德文寫的兩行銘文，譯成高地德文（標準語）約爲：

烟消霧滅，

人世亦然。

少年人的眼睛大概是看不見這兩句話的；因爲我在住學校的時候，曾屢次到住在那塊的烤麵包人家裏去拿熱的小白麵包，却從來沒有看見它。我差不多身不由己地走進那屋裏去；而且實際上也在這裏替我年青的表弟找了一個下處。和氣的麵包師父向我說，他們老姨母——他們從她手裏繼承了房屋和營業——的房間空了好幾年；他們早已想找個年青的房客住。

我被引上樓梯，以後我們走進一所可以說是很低的，古代設備的房間，兩個小玻璃窗對着廣大的市場。師父說，從前門口有兩株很老的菩提樹；但是他把它們砍了，因爲它們使屋內太黑暗，而且把好景緻也完全遮住了。

至于各種條件，我們不久都完全講好了；但是當我們以后又討論到房間現在應有的適當設備時，我的眼光落到一幅掛在櫥影中的油畫上面，它忽然奪去了我全部的注意。那畫保存得很好，畫的是一個嚴肅而眼光溫和的老人，穿着黑色衣服，正如十七世紀中葉那些多半從事政治或學術，不大從事軍事的上流社會所常着的衣服一樣。

那老人的頭，雖然畫得美麗動人，優秀經綸，這時候並不會喚起我的興奮；但是畫者放了一個面色蒼白的男孩在他懷抱裏，孩子軟弱下垂的小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睡蓮花——這個男孩我早已認得了。他在這裏眼睛都閉着，大約也是畫的死的。

因為我忽然覺得站在我面前的師父已經中止了他的說明，我終于問道：『這張畫是從那裏來呢？』

他驚異看着我，答道：『這張古畫麼？這是我們姨媽的，是她曾叔祖的作品，他是一個畫家，一百多年前住在這裏。他還有些別的東西在這裏。』

他講這話的時候指着一口橡木的小箱，箱子上刻着各種各樣的幾何圖形，甚是精緻。

當我把這口小箱子從所在的櫃上拿下時，它的蓋錯開了，我看見裏面有些很黃的紙張，寫着很古的字跡。

我問：『准我看這些字紙嗎？』

師父說：『如果您高興，您可以把它們統統拿回家去；這是很舊的文書，沒有什末價值。』

但是我請求而且也得到許可，在當地讀這沒有價值的文書；當我坐到舊畫對面一把大的可以枕耳的靠椅中的時候，師父離開房間，雖然還常是謹異，但仍留下了和氣的諾言，叫他的女人馬上弄一杯好咖啡款待我。

但是我去看那文書，並且在看的時候，不久就忘記了我周圍的一切。

于是我又到了我好斯敦（Holstun）地方的家鄉；時爲公元一六六一年耶穌復活節后第四個星期日——我把我的畫具和其他行李都留在城內，現在高興向前走那從海面升到陸地的五月綠的山毛櫸林中的路。在我前面間或有幾個小林鳥飛來，口渴時享受那深輪轍中的水；因爲

通夜都落着細雨，上午很早的時候亦然，所以太陽還不曾照着爲樹影所遮着的路。

林中空處有響亮的畫眉聲向我射來，在我心中找着了它的回響。我住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最后的幾年，因爲我親愛的師父凡·得爾·黑爾斯特（van der Helst 十七世紀荷蘭名畫家）替我介紹了好多工作，所以我用着操錢的心事；今天我還有一筆好旅費和一張漢堡銀行的支票在袋裏；此外我穿得了堂皇；我的頭髮落在細栗鼠皮的外套上，腰間也有一柄列日（Lüttich）的劍。

但是我的思想却跑在我的前面；我總是看到我那高情厚誼的恩人革哈杜斯（Gerhardus）先生，如何在他房間的門檻旁邊向我握手，同時致他溫柔的敬禮：『我的約翰內斯（Johannes），你進來，上帝賜福給你！』

他從前同我親愛的，死得太早的父親在耶那（Jena）大學習法律，以后又努力于美術及科學，所以已故公爵腓特烈（Friedrich）擬建一省立大學，雖因戰局關係徒勞无功，却是高尚的企圖，他便是腓特烈的一個聰明的熱心的謀士。（按腓特烈第三爲好斯敦·哥妥普（Gottorp）公爵卒于十六

五九年戰事紛亂中，基爾（Kiel）大學于一六六五年方由其子及繼承者克利斯興·阿爾布累喜特（Christian Albrecht）建立。）他雖然是個貴族，但對我親愛的父親常是忠誠，在他逝世之后，他仍照顧我這孤兒的少年時代，較人所希望的還要多，不獨增加了我微薄的財力，而且因為他認識荷蘭貴族中的重要人物，竟使我親愛的師父凡·得爾·黑爾斯特收我做他的學生。

我相信那位可尊敬的人一定在他邸第中安然无恙，我爲了這，對於全能的上帝真感激不盡；因為我在外國研究美術的時候，國內遍地都有戰爭的恐怖；而且那些來幫助國王抵抗好戰的瑞典人的隊伍，幾乎比敵人自己還騷擾得厲害，甚至殘殺了許多教士。（在丹麥瑞典戰爭時，勃蘭登堡與波蘭·薩克森，曾助丹麥國王。）雖然因為瑞典的卡羅盧斯（Carolus）突然逝世（瑞典卡爾第十考斯道夫卒于一六六〇年。）而訂和約，但戰爭的殘酷痕跡却遍地都是；我在早晨散步的時候，看見從前我當孩子時，人們用一杯甜牛奶招待我的許多農人或小百姓的房屋都燒燬了，臥在路旁，許多平常在這時候有稞麥生着綠尖的田地，現在都長着荒草。

但是這些現象在今天並不使我特別難過；我只有一項要求，即我如何用我的藝術向那位慷

慨好義的先生表示，他不曾把他的金錢和恩惠浪費在一個下流的人身上；我也不會想到浪人和那些，據說自戰爭以來尙留在各森林中作惡的無賴漢。但使我担心的是一件別的事，即對於武爾夫（Wulf）公子的思想。他從來對我都不好，或許甚至把他那慷慨好義的父親對於我的待遇，當做對於他自己的一種盜竊；在我親愛的父親逝世之後，我有好多次在莊上過暑假，他屢次使我在這種好日子中掃興難過。他現在是否在他父親家裏，我不得而知，我只聽見說，在締結和約之前，他在遊戲和宴會場中，同瑞典軍官來往，與盡忠好斯敦的行爲完全相反。

在我考慮這件事的時候，我已經從山毛櫸林中上到邸第附近小松樹林中的直路了。松脂的香氣圍着我，惹起可愛的回憶；但不久我又走出樹陰到完全日光之下，兩旁臥着有榛樹爲籬的草原，沒有幾久，我就在到邸第去的兩行大橡樹之中行走了。

我不知道，一種怎樣恐怖的感覺忽然襲擊着我，我在那時想不到絲毫的原因；因為周圍盡是陽光，而且有一種很親切的，鼓舞人的雲雀歌聲從天上響下來。看呀，管田事的蜂房所在的牧場上，還站着那株老西洋梨樹，用它的嫩葉在蔚藍的空中私語。

我低聲說道：『上帝問候你！』（意即『日安』但較親密）但我在說這句話時沒有想到那株樹，却想到那個可愛的女子，正如後來所發生的事故一樣，她包括了我生平的一切幸福和痛苦以及一切難堪的懺悔，現在和永遠都然。那便是慷慨好義的革哈杜斯先生的女兒，武爾夫公子唯一的姊妹。

我親愛的父親死了不久之后，我就在這裏第一次過整個的假期；她那時是個九歲的少女，常使她褐色的辮髮高興地擺來擺去；我比她大幾歲。有天早晨我從門房出去，那位住在進口上方，因為忠實可靠我的臥房就在他旁邊的管田的提特利希（Dieterich），為我預備了一張柁木弓，並為我把箭上鑄了很多鉛，我要去射在邸第附近到處叫喊的猛禽；她從邸第中向我跳來。

她說：『約翰內斯，你聽着，我要指個鳥窩給你，在那塊高梨樹上；但那都是上鵲，你千萬不准射它們！』

她一面說，一面又跳到前面去了；但她離樹還有二十步時，我看見她突然靜悄悄地站着。她叫道：『妖怪，妖怪！』又把一雙手兒在空中動搖，好像害怕似的。